



# 如烟往事大生里

文/画 张国华



在商埠区的经四纬八路路东，有条笔直的南北巷可以直通到经三路，巷子名叫大生里。除了巷子南首东西各有一栋楼房外，其余都是四合院，民国时期这里是济南有名的花街。1953年，原有的四合院拆除改造建成六排整齐划一的红砖房，每排独自成一院落，每排平房的西头屋顶上都有一个木制天窗，为厕所通风口，院门两侧分列着公共厕所和水池，是典

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居民集体生活环境。

小长江八岁时没了娘，十五岁时正赶上济南天桥北的成通纱厂招童工，于是第一次进了济南城，那一年是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办公室打扫卫生、烧水沏茶、传电话和送信。记得成通经理苗海南在里间办公室办公，外间屋是张今汉。但小长江工作不久就出了纰漏。有一天柜

上要小长江给仁丰纱厂的马伯生经理送一封要紧的信，路上经过天桥西的韩家窑铁路道口，这里没有护栏，常常有穿戴整齐前来寻死的人，刚好这一天小长江就赶上了，于是好奇地随着人群围观，忘了时间，回到厂里都天黑了，误了事，就此丢了饭碗。于是天桥边上又多了个脖子上挂着箱子卖卷烟的孩子……

攒了点钱后，长江有了干其

他小生意的资本，在大生里的南头摆起了百货摊子；再后来买了辆德国产的黄包车，接送往来这条花街的女人和客人，听到顾客夸这车漂亮，他打心里高兴，丁丁当当地和其他黄包车车夫靠双腿飙车好不神气，觉得一把好力气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政府取缔了这烟花巷，女人们也都散了，嫁人、回乡或回乡嫁人；黄包车也公私合营成立车行，只能在十二马路以西拉活，不允许进城，长江又一次没了生计。于是黄包车车夫们又换成三轮车拉货，为此政府还为他们戴上大红花，上街展示昔日黄包车车夫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长江觉得自己的春天又一次到了……再往后季节不停轮回，世界也不停地变，长江却老了，腿脚再也赶不上外面的变化了。

此刻，八十五岁的长江就在我面前，他已经在大生里六号院住了半个多世纪，曾经的职业习惯使他穿戴利索，依旧戴着一顶遮阳帽，即便是在这狭小的屋子里。听长江在香烟缭绕中回忆，在烟雾中他看到年轻时那辆德国产的黄包车，停在巷口的阳光里，铜把手还泛着光；在烟雾中还不能释怀他年少时犯下的错；烟雾中那昔日巷子里摇曳着旗袍的女人，亦真亦假，望着他微笑……缥缈但真实。

## 【历下亭】

□鲁黔

孩童时代，我在珍珠泉院内吃了三年的食堂，且院内住着袁省长，其两子乃我同窗。在我小小的眼里，那院子是很大的，那里的一草一木、古亭回廊、泉池、小溪都谙熟在记忆里……

在过去的年代，那里是省政府的内部招待所，除会议外，闲杂人员是不许进入的，大礼堂只供开大会和每周三、周六观赏电影或文艺演出之用，然平民百姓是无此缘分的！

珍珠泉在远古时期就有了，有诗曰：“娥皇女英异别泪，化作珍珠清泉水。”珍珠泉三字的匾额乃乾隆御笔亲题，就连泉畔一株千年海棠还是宋代济南太守曾巩亲栽，至今仍根深叶茂地活着。

泉池长42米、宽29米。泉水清澈见底，何谓珍珠泉呢？即从池底自然冒出一串串晶莹相连的水泡，其源源不断，谓之珍珠泉也。

## 珍珠泉童趣

我及袁家的同学，就是在与池子相通的窄水道里学会游泳的。用一根竹竿连接不宽的两岸边，固定好两端，先抓着竹竿练习憋气，然后右手抓竿，左手练习划水，继而松开抓竿一手，逐渐便抬起了头部，我敢说那个年代的孩子，生存的能力和胆量都是很强的，很多技能且是无师自通，这才叫“自学成才”啊！

有一李姓大叔，他是院内的管理人员，我们是有点怵他的。那时的主池内是不让戏水的，夏日的中午，趁无人时我们便脱了衣服，光着腚跃入池中，在宽阔的水池里畅游，那种愉悦心情，真乃痛快至极。

一次两次，数次都平安无事，然终于出事了。某一天中午，当我们游完上岸后，却发现李姓大叔抱着我们的衣服，十分威严地站在那里。下午还要到校上课，光着屁股却如何

是好，在万般无奈下，我们不得不低头认错，苦苦哀求，他总算把衣服还给我们。

但“梁子”算结下了，此“仇”不报，枉为人也。经密谋策划后，趁他午休时，便在他的宿舍门口挖了“陷阱坑”上面用树枝、报纸盖上，并掩上浮土，用弹弓击打后窗玻璃，把李氏大叔惊起，出门寻找滋事之人，不幸踏入陷阱坑内，致使李姓大叔伤至脚踝，竟数月不能上班……

尽管他怀疑我们，但苦无证据。至今想来，那次的“恶作剧”确有些顽皮过头了。

每逢周三或周六，大礼堂内不是演电影，就是文艺演出，但我们也不是场场都有票的，在未得罪李姓大叔前，他对我们尚能网开一面，打那事情发生后，即使我们从其他门混进去，他也会毫不留情的把我们清理出去。

有一次演出太诱人了，

那是周恩来总理曾率的一支武术队和众多文艺名角，从十四国访问归来后的一次汇报演出。拿不到入场券怎么办呢？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，毕竟我们对礼堂周围的地形太熟悉了，男女厕所的窗户都是半开的，于是便采用“人梯”方式，从厕所进入。到场的观众坐无虚席，无奈下只好东躲西藏，冒着随时被清理出场的危险，总算是饱了眼福……

珍珠泉院内的环境令人神怡，由于没有对外开放，其环境是自然、静谧、淡雅的。岁月匆匆而去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也就是一眨眼工夫，珍珠泉对外开放了，当我故地重游时，却已是面目全非，泉池仍在，附近的大部分泉群和小溪，还有那中西结合的四合院，却被毫无半点特色的办公楼所取代，那十一条泉子都基本干涸了。珍珠泉的静谧、典雅只能残存在童年的回忆里……

## 【泉城记事】

□李和平

曲水亭街虽没有泉城路那般摩登与豪华气派，也没有芙蓉街的闹市纷繁，却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清丽和大家闺秀般的恬淡与宁静。老街连接着历史的这端和那端，将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风范点缀得充满灵性和精彩斐然。曲水荡漾着娟秀，荷柳舞动着妩媚，老街就那么回眸一笑，百花（洲）清澈，大明（湖）荡漾，济南顿时美了、美了、美了……

烟雨朦胧的曲水亭街，凝聚了济南人永不枯竭的爱泉情结，飘逸隽永的曲河之水赋予了济南动感的活力与生命的激情。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在《济南老街老巷》一书中这样描绘曲水亭街：“街以亭命名，亭以水命名，水再以曲而著称。不用别的，仅这个街、亭、水融为一体的名字便足以让人为之感叹：拥有这样一个好名字的老街，如果没有神韵，那就怪哩。”据资料记载，“历祠下泉韵竟

## 曲水亭街掠影

发，北流经历城东又北，引水为流杯池”（流杯池即王府池子），“池水北出”，蜿蜒曲折，水势东流又北入百花洲、大明湖，此为曲水河，沿河街道就是曲水亭街。现今的曲水亭街虽已无“曲”可言，但曲水泱泱，碧流潺潺；街巷古朴，一派秀色江南之风韵，堪为泉城的点睛之作。湍流不息的曲水流淌着济南人文历史的血液，安详静谧的老街律动着这座城市的荣耀和时代的脉搏。

曲水亭街在老济南历史上举足轻重，它西靠府文庙，东临后宰门，南接西更道，北是济南名胜大明湖；珍珠泉、王府池子、芙蓉街等老街巷聚集于此，将之衬托得雍容华贵一般。难怪前不久在这里施工的“明府城百花洲片区改造工程”如火如荼，正是因为人们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。据史料记载，老街上原有曲水亭一座，相传清人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专为此

弃。自然规律不可抗拒，但济南人爱泉护泉之美德意识足以感天动地！历史没有忘怀老济南的纯真记忆，传统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：兔儿爷、捏面人、拨浪鼓、古玩字画、大碗茶，门市摊点，生意兴隆；“老城故事照相馆”开张大吉，喜迎宾朋，不知捕获了几多老济南的沉思与感怀；文史专家唐景椿的专著《济南老街巷》在曲水亭街上赚足了人们的眼球。

那天，我从曲水亭街的石板路上走过，枝条垂拂的曲水河旁不时掠过一丝丝清爽的风。站在河边看袅袅水草舞动，不由想起古戏曲中的水袖。我眺望着“明府城百花洲片区改造工程”的美丽景观，面向曲水亭（原曲水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，2003年建一六角亭取名曰“曲水亭”），祈祷：愿曲水长流，老街长青；愿曲水亭街这条优秀的历史文化老街风韵永存。



【80后观澜】

## 山会

□辛然

对于千佛山，我所期待的，不是中秋节的登山赏月，而是为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所准备的山会。据说，山会是自元代开始定下的重阳节这天在千佛山举行的庙会。大概因为游人多，吸引了小商小贩，从而逐渐发展成为期一周的山会。举行山会的那一周，各式各样的小吃、饰品等摊位都聚集在山下，从山门由南至北一直排到经十路，同时也顺着山脚东西方向的小路延伸一部分。参加山会的人总是络绎不绝，尤其是双休日，小孩被父母领着，青年男女聚在一起，都热闹闹去赶山会。

逛山会的还是青年居多，三三两两、四五成群，一到山会就看花了眼，不知道先从哪里逛起。山会有着琳琅满目的摊位，主要以小吃和装饰品为主。我每次逛山会，总要先买上一份热乎乎的糖炒栗子，端在手里一边吃一边浏览道路两边的饰品。饰品多是以大红色为主、与佛教有关的避邪挂件，比如桃木刀、佛珠等；也有五花八门的首饰，吸引了爱美的姑娘围在一起挑选；还有一些平时不多见的工艺品，比如饽饽卡子（模具）、海南椰壳餐具、贝雕等。越是靠近山门，小吃就越多起来：新疆羊肉串、安徽臭豆腐、河南米粉、胶东手擀面和云南米线，还有千里香馄饨。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捏泥人、编草叶的小手艺摊。

千佛山景区管理人员为了避免历史文化的传统节日变成“市场”，每年都要安排热闹的节目，比如杂技和地方戏等，此外，还有传统文化展览。去年我进山观看了织布、打铁、烙煎饼等展览，虽说在织布机前摆弄了几下、买了一个铁匠刚打好的小铲子以及品尝了老式锅炉新烙出来的煎饼，可总觉得是人为组织的传统展览，总免不了一个“秀”字：老一辈人看到这些会感慨万分，年轻人看了也只觉得新奇，新奇完就抛至脑后了；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被淘汰了，没有了生命力的事物仅仅为传统节日添加些古香古色。但山会真要变成“农贸市场”吗？当然不会。

那年山会，我品尝着薄薄白软的云片糕在一个木制家具的摊位前驻足很久。摊主是一位老师傅，他先拿过几个零散的木架摆好，然后只见啪啪几掌，一个整装牢固的书架瞬间形成，一根钉子都没用。周围很多观看的人都对他的“功夫”赞赏不已。回家一问才知道这叫“卯榫结构”，不用钉、胶且不受干燥或潮湿的环境影响，可几百年不变形，是木匠的上乘功夫。在山上还遇见一位雕桃木小人的老夫妇，“自己做的”，老人得意地给我介绍，随手顺着桃木的纹路雕出一个小小人的形状。这些手指大小的小人，做工粗糙；弯曲倾斜的短线构成五官，表情难以琢磨；清一色双手合十，稳稳站着。我挑了四个，老人拿着我给他的那张崭新十元人民币“哗啦”地抖着，很茫然地问我：“是真的吧？”我点点头笑着走了。我想，哪还用大张旗鼓地排节目、搞展览，细微之处便可显现：传统文化的底蘊不一直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么？